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八

餘姚黃宗義編

書

適情

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宋濂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強濂為五經之師聞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甚善也昔舒人文翁為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為學官弟子

每行縣盡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蜀地大化比  
齊魯焉執事亦舒產是宜汲汲孜孜欲追躅於文翁也  
然而興學在乎明經明經在乎選傳得良傳則正鵠設  
而射志定土範齊而鑄器良聲流教溢俗轉風移反是  
則政墮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濂也不敏幼即多  
病若藝黍稷與犖牽車牛遠服商賈之事皆力所不任  
靜自念之吾將何執以閱世乎適家藏古書數千卷因  
取繡閱習久成性遂不欲棄去然亦藉是以自遣耳非

有所能也是故家庭之間未嘗以知經稱之豈直家庭  
哉至於鄉黨州閭亦未嘗謂其通經也執事者不之察  
一旦強儒之使服深衣大帶張拱徐趨於講堂之上吾  
恐人無不笑之而所笑者又恐不止於區區也執事何  
為欲強之乎况五經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如施讎之  
易大小夏侯之書轅固韓嬰之詩尹更始之春秋慶普  
鄭興之禮各僅僅成家而已濂視數子之間曾不足負  
羈絏以從執事米浮華而忘本實但見耳目具者輒聘

以為師執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畏威莫敢諫白又從而和之曰某實可師也所以濫及於濂濂縱不顧清議曲徇執事意而匍匐從之衿佩森如立竹執經問難欲屏之邪則所職何事欲應之邪則環視其中枵然無所有其於窘迫實有不堪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古之通經者非思騰簸口舌以聾聵時俗實欲學為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苟於孝道有闕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召辱耳陽城為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

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有嚴父年垂八十旦莫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棄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久去膝下况為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師嚴然後道尊理勢然也濂以輕浮淺躁之資習懶成癖近益之以踈頑不耐修飭亂髮被肩累日不冠時同二三友徒跣梅花之下輒笑竟日不然則解衣偃

卧看雲出巖扉中有類麋鹿然見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自知獲罪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今日造此飾詞如此之人不棄絕則已安可使儀刑後進執事何為欲強之乎濂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當操觚沉思時闔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犬猫不使之近即近輒拊几大呼人咸指為狂易傳以為笑儻章不能就擊磬遶室中行或使小蒼頭簡髮如捕蝨狀或摩搔膺腹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

市衆人叢居又無邃房曲閣可下關鍵未書半行狙伺  
猿視大鳴小噪敗人興趣寧失萬金之產乃不怨苟廢  
此樂不如無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平生撲蠶視人世  
百為顛倒變幻動如神鬼或握手視肺肝乃宿刀劍之  
慘或鬪爭紛不可解則暗敷玉帛之好如此之類不一  
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况啟之以端欲使其揣摩  
測度邪自料決不能與此輩周旋苟與之相周旋寧免  
其見賣乎况兼目有短視疾雖月下可讀蠅頭之字距



尋尺間白晝則不見人不相知者必以我為簡非挾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蝦必有禍我者素無所仰於人不知奚故而自求苦乃如此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又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驚怖若杵擊上下面無色澤口噤不能對人近年衰孱日甚酬答稍煩則肩髀頽墮重如壓石急呼枕熟寐一二時然後漸復其舊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峰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閭曠

之地思誅茅架草室三間以奉老親則志願畢矣此足  
一出衆事皆棄嘗日夜計之與執事相契亦驩甚初無  
不共戴天之讐執事何為欲強之乎昔者衛人有西乞  
牟問褚師曄曰世傳五鳳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  
南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則幽昌其見或有孽焉  
唯中央號鳳凰乃至瑞耳曰可獲之乎曰否有德則見  
爾非可以力致也褚師弗之信出千金號諸岐山之陽  
岐山民疑之羅彩鷓售焉褚師持歸誇諸人人皆笑之

執事之所為無乃有類於是乎吾婆為東萊倡道之邦而龜山考亭之正宗又往往傳諸學者故閥閱之家多尊道德而薄功利據案談經比比皆是執事不彼之即而獨此是強豈棄瑞鳳而愛彩鷓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尚不鑒其偽真況所為難遇者耶竊為執事不取也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興學為意何讓乎蜀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傅其術為少疎耳今之為守牧者不為不多也而溺冠跨項亦有之矣

如執事者又何可少哉又何可少哉濂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吾邦如齊魯故厯疏鄙衷之不可強者如此惟執事采擇焉儻黜之不置則黃冠野服負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悖性徇物疊疊隨人作上下邪禮幣隨使者還千萬情辭筆不可盡

與孔元夫書

胡翰

僕自去年於公署之側有以見閣下之用僕鄙人耳何足以知君子竊於易而得之焉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

陽剛而陰柔陽舒而陰慘其氣相反其在人也似之嘗以是博求天下之士其人正大剛明者也公平易直者也則其為君子必矣其人深險柔佞者也回邪狡戾者也則其為小人也必矣陰陽之類也故小人難知而君子易見閣下在省為端人按部為賢使者其謀猷言旨經緯獻替所以簡在帷幄措之中外者僕固不能悉聞之悉見之則謂之不知閣下可也今遽以古君子為言者豈苟相慕悅哉閣下見人不脩邊幅握黜陟之柄下

視諸生猶故等夷與人言不存形迹曰是而是耳曰非而非耳開心見誠譬之青天白日雖庸人豎子皆以為磊落明白則僕之與閣下有不待悉聞悉見而知其用心者蓋以此也以閣下之剛明正大公平易直有古君子之風則凡有懷而不能喻喻而不能達者又安得自隱於左右僕委巷之人也非有高蹈遠引之意以偃蹇傲俗又非有良田廣宅優游卒歲以自足而嘗從問學豈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邪顧惟孱弱多

病中年屢更憂患頤頷發一癰疽潰血數斗卧而呻吟者數月親友不忍其即死力拯之始愈少延視息已近廢人口輔偏哆齒牙搖落出言蹇澁舉食久乃下咽如是者十餘年矣比罹兵火竄身山谷憂懼迫於內淫邪襲於外自腰至髀遂成重脰倉卒弗治馴至足疾幸其不發則周旋進退接武少壯間若無異然或發而不制則痛楚通夕莫識有生之樂如是者又數年矣平生迂拙百事墮人後今五十有九矣形影相顧子女無一息

慰左右先世敝廬焚蕩不存薄田歲入奉租稅不暇自  
治每上先人墳墓則痛心疾首不知涕泣之所從閣下  
視僕如此以為于世何如也往歲朝廷急於求才過聽  
人言移文見徵有司敦迫就道及至金陵入覲主上退  
謁今相國李公於中書一省之屬見之始知僕誠羸疾  
人也留省署兩月察其學與才益又知其迂濶不及事  
者也遂以學校之職授之特不欲以儒見棄耳承乏既  
久虛糜廩食無補名教時取故書讀之目眇視短未能



終卷卽已遺忘將叙次一二文字擬諸作者而酬答累之亦莫能就學業惛弛莫此為甚今年士人家見錄至公文仕宦及賢良人才殘疾老病者容其乞身不覺喜形於色及聞閣下持節再蒞東浙則又益喜庶其陳列自明有投策之日矣今乃有非所料者一旦欲以不肖之名舉而進之夫亦過聽人言不探其孰獨衰病有大不可者乎此雖得之傳聞萬有一焉則僕之身與家將俱廢矣恐累閣下知人之明且今賢才輩出忼慨侷儻

之士一切出其所長馳就功名豈少如僕者乎幸察其  
悽悽之心非有險詖狙詐如世所謂小人者則亦可哀之  
甚也韓子云天地鬼神臨之在旁僕豈欺閣下者哉天  
地鬼神實監臨之閣下為時求才宜亦為時保養人才  
可也夫幼而學壯而行老而休者士之常也

與傅民部

邢侗

張丈凡三寓言三致隆指也主臣何以當先生肺腑哉  
新釀才離糟床敬上二器此麴真用白蓮花漿合成清

芬頗饒舌鼻間先生大賞東秦酒汁弟尚未降服滄酒  
亦在品下似不去菊花市肆氣菊固佳然入酒殊滯酒  
香乃濁如都城黑龍挂爾廣川近法漢酎或兩重三重  
清如玉髓此以酌苧蘿浣女雅足相當登黃金沓砌壁  
帶金缸間回視苧蘿不無寒乞廣川耐其不免鳩夷委  
地乎弟前向省下諸公言刁家趙家兩樽俱不堪大嚼  
及大嚼諸老板相領賞座有青州從事僅勝歷下露不  
甚醇醲耳小酌微醺插花半殘寧馨兒不足隕吾玉山

也往在吳聆弇州公妙論酒具有才德才分十八德分  
十二乃著風采廣川新樣其無乃清勝擬伯夷乎伊尹  
將於何處生活非犂丘生過任請問諸舌

畬王盾昌太史

屠隆

道民屏居江壩蓬藁當路蠨蛸翳門白氎黃絛遯影方  
外軍持木患棲神化書緯真寶无萬累悉捐悟寂觀空  
一絲不罣即海内舊遊車轍杳然竿牘久罷雅如隔世  
亦如避秦二六時自審曾懷空洞都無生滅都無起伏

偶一念興不出道民蒲團生活霞跣絕暝遊乎混沌息  
乎鴻濛外不復知山河大地內不復知四大形骸又何  
論人間世變幻閃爍賊電聚沫事哉放廢以來五易裘  
葛無一字抵長安諸故人非欲引抗自高誠穆穆憤憤  
念不及此項趙奉常歸忽以足下手書見遺纍纍百千  
言掩抑沉頓情寄深遐向無生平何遽有此猶憶曩出  
國門祖帳如雲傾都扼掣逮返初服遂絕寒暄今日數  
千里楫題申章相念乃屬膺昌足下陳義一何高乎書

辭謂僕蒙詔受誣抱此憤懣宜如子長之報任少卿李陵之與蘇屬國剗腹腸於紙上寫涕淚於毫端黃河砰湃五岳隱起磊塊心迹千載猶新使脗昌讀之無雲而震不寒而栗風瀟瀟從易水來詎不雄豪颯爽快人哉乃不知道民年壯心盡矣夫大憤觸虹大寃感天相纍悲風靈胥怒濤長沙淒其夜郎摧惋壯夫烈士意氣則然殷中軍名理玄詣形神超越信安之徒窮愁咄咄坐而書空則妄稱大小品道民嘗私心陋之道民重以宿

業招彼毒喙伯妬塚旁實生彼夫子蘭讒屈登徒毀宗  
傳之遠近驚怪異事然而古來壞竒侷儻之士多不免  
於惡口含沙之蟲何代無之如必以遭讒被譏為賢則  
彼矚然者當何指摘如必以蒙詬負恥為不肖則古大  
聖賢亦嘗被流言此披裘所以畏皮相管鮑所以貴心  
知也道民方且立霄窈之圃翔廣莫之鄉飲恬愉之津  
咀窅眇之腴噲而忘言漠乎無諍業感足下相念之雅  
誠欲衝冠投袂作憤激不平之譚則學道降心之謂何

欲塞兌杜機遵老氏沉默之旨則又胡以仰副知己之  
萬一故敢以生平梗概崖略言之往者彼夫以仇故攬  
撫中傷非復人理維時當宁洞燭誣罔顯絀其人羣情  
憤然咸持公議道民仰天一笑而挂冠脫我今日之紅  
塵還我舊時之白雲竹逕松關不減蘭省鹿駉駕安  
事馬蹄獠犬猶狺冥鴻已遠顧何用復置喙則為知  
已耳道民生而蚤慧天性坦直未嘗學少年蒿目俊能  
凌蹈欲以雕蟲華於當世亦不解開門置驛樹黨廣交



游大人以成名家貧少藏書耳目儉狹操管吾伊其於  
藝也涉之甚淺每顧影自照鄙哉么磨何所比數時吐  
一辭縱心矢口本無意專精取妍語出而時人好之誠  
不自知其所以好也而海內賢豪漸以暱就面被影貌  
語被擣捨性復柔和開朗絕去町畦無賢愚貴賤雅俗  
至則推心置之亦將借以磨鍊身心陶鎔習氣安見明  
鏡之疲於累照安見源泉之憚於數汲又好稱人之長護  
人之短德人之恩忘人之仇卹人之窮急人之難悔吝

繇起性不善麴君不解佻達居恒讀晉書見當時名流  
散情蔑禮害義傷教心甚非之體無情容口無媒語讌  
樂歎洽絕不為盤礴謹呼而遠聽不答徒見王何任誕  
嵇阮通偉古文士並爾今何獨不然而道民齊物輕外  
忘機坦中頗與曠士同趣又吳越間人好刻畫粧點闌  
揚風流道民交遊既多不無稍通酒人豪客溷騁浸漬  
迹疑同浴事類褻裳謂屠生必是天之放民仇家將挾  
其私動指曠逸好事欲快其口述傳風神譚者易行聞

者易信喻訛喧囂百不得一不知道民實拘拘翦翦者  
手枯朽則攢眉對歌舞則閉目時而發興大劇不過清  
言解頤瀟瀟泠泠為暘而已令東臯接膝供奉連肩未  
免撒手唾去夫夫裹青布巾行樸遯俗禮者何足與語  
達而海內誤傳屠生俠如朱家狂如鼓吏痴人前何可  
說夢往僕當出國門一忌者倡說曰人言長卿狂傲亡  
之蓋大都以名與客敗名者美好器物忌多取多取不  
祥長卿居都客無賢愚貴賤雅俗咸及其門不及其門

至不比人數士何至使人若此能無及乎知我者解之  
曰子謬矣長卿不附名名附長卿客實好之而趨之長  
卿者胡嘗日開門挈鈴而呼客乎人皆自愛其精神其  
樂喧聒耗磨而以自敝也彼蓋迫之而應直無用遁逃  
而假以了緣應迹者也客實就之又舉以為罪乎嗟嗟  
其知我矣今者道民名敗而世之趨名者不前官敗而  
世之趨官人者不前家徒四壁立而世之趨利者不前  
播越江介而故人之在遠道者不前天去其疾矣盡日

而庭無履綦門可羅雀時繡貝葉時誦藥珠時討玄宗  
時耽禪悅收視返聽葆頤霸光金木交并虛室生白亦  
既冲和融液故聽妙處自知起而散步微吟魚跳藻上  
鳥鳴花間身遊上皇趣在濠濮豈不亦脩獰幽寂有致  
哉世之人當其處喧嬰物則作煩躁想當其逃虛屏幽  
則作落莫想夫其煩躁所以落莫道民於此兩者之觀  
齊矣緊豈惟世緣即所稱藝文少嘗好之今亦剷除不  
甚留意傖父椎鄙往往攻掇文人標其無行舛哉王子

猷之言曰井丹高潔不如相如慢世是使後世以為口實者也世亦有無行文人豈謂文人必無行耶文章家譚性命稱先王宣麗藻揚鴻鉅廣覽衡鑑多聞善敗高者通徹靈竅下者顧惜皮毛何為而必無行乎務華絕根厥有涼德言高於青天行卑於黃泉文園竊妻執戟附莽路粹傾險潘岳諂佞延清躁競崔湜淹洿世亦有之乃聖門自游夏而下屈大夫左丘明賈長沙董江都鄭康成服子慎孔安國班叔皮張平子孔文舉皇甫元

晏張茂先陸平原東廣微夏侯孝若陶靖節蕭統子雲  
任彥升徐孝穆張曲江蘓許公杜少陵韓昌黎白香山  
孟襄陽司空文明歐陽文忠蘓端明諸公行義踔絕粹  
美無瑕者上下數千載莫可縷指而謂文士悉皆無行  
如烏之必黠鵠之必白亦敢於厚誣古人矣然則世之  
操履純備者斷屬之閭閻鄙民而古今明德大賢豈皆  
椎魯不識一丁者邪即尼父弘訓於六籍猶龍垂文於  
五千要亦不可為不文矣夫要結人譽者恒飾行而祇

畏神理者多謹而慎獨惟淫凶恣肆無忌者忽焉道民  
佩仁義於姬孔脩性命於老釋二六時中一念錯迕神  
聽罔私一事乖違帝鑒有赫伐毛洗髓蕩累滌滓惟恐  
不盡夫克己亦大難矣輒自謂無過則吾豈敢而或乃  
搯而下等之恣肆無忌者又何能受而甘心耶足下謂  
道民孝友純篤廉介刻厲潁上青浦古稱循吏何以加  
諸豈有如此人而頽然自放大閑也乎道民竊媿此言  
歎息知我矣道民為令六年上報朝廷下惠黔首毛髮



無愛嘖笑不苟即今削籍歸來四壁蕭然八口恒餒而  
猶怡娛自得嚮道彌虔士勤身苦行若是而猥必加以  
惡名竊恐違人道之正傷天地之和也道民學道者委  
命於宿業降心難堪怡然不屑耳若遭遇於未聞道之  
先以其壯心乘彼冤氣即抉目刎頭擊風飛霜何難焉  
嗟乎屠某越國男子進不得樹休烈於雲臺退猶可踐  
大道於霽寶生不得享令聞於竹素死猶可書嘉名於  
上清大海以東則有梅岑山梅尉隱處阜鄉亭馬秦桃

花諸嶺安期脫玉爲東去可問蓬萊紫霞洞近在几席  
洛伽小白華山磐陀石則大士道場在焉紅蓮開十丈  
垂海面白足踏之香冉冉生於布鞞內地則有四明洞  
天劉綱丹竈尚在樊榭無恙是皆道民結局處夫含垢  
忍辱和光埋照學人所保此之不保而尚爾錚錚闐鞞  
擊鼓以求亡羊不亦左乎第恐世人不訾大聲傳譎令  
愆罪者憚於修辭不文者藉以藏拙良可惜矣是道民  
之所為不能已於叟叟者也君不見乎黑雲上升雷雨

晦冥過而太空朗如狂飈下擊洪濤洶起過而平波若  
鏡道民偶為知己發辭吐氣若此投筆而登蒲團何物  
不遣何念不空矣若足下執而以荆軻篇疑柴翁雄  
心未盡無乃猶屬皮相乎道民頃以凝神之久實遇異  
人餌上藥度世大事稍有欄柄眼前得失聚散蟻蠓果  
羸無足為知己稱說者馮開之散朗是我輩人生平分  
義皦日靡渝往道民新得罪廟堂不欲以不祥之身為  
故人累東歸稍稍引避吾自疎之銷聲滅影開之不得

前其踪跡則爾乃吾兩人金石之義豈有間焉而世人  
遂疑開之二三取谷風傲有位詎不又大寬乎蓋好事  
之不登往往如此嗟嗟多言數窮以急知已余過矣余  
行向神明懺之矣

答劉子威侍御

屠長卿

陸表姪至自金昌奉先生尺牘來累累千言瑰麗閎肆  
籠罩百氏提挈陰陽抽關啟鑰椎破神理夫世不可與  
莊語不佞何幸而得莊語於先生矣又歸美不佞齊物

輕外洞覽超然則何敢當雖然亦竊嘗剗心觀化小覩  
一切虛幻夫溟滓一理混乎真常因形有妄因妄有結  
大地山河依妄而立胎卵濕化依妄而生於是有生滅  
起伏得失榮枯是非人我怨親仇恩妄結中之最小者  
桃蠹食桃壤蟲據壤蛙穿蠹蝕螳奪蝸爭娘勇蛙怒蜣  
搏蛛網朝生暮死營營何為不佞登乎丘墓曠覽平野  
烟黃日澹牛羊散牧其上蓋嘗有朱門大第歌鐘粉黛  
馬不佞臨大海望白波連山彌天無岸其下隱隱猶見

城郭街衢俯仰而歎剖判以來古人無一人在者今古  
人而有一人在即吾庶幾有望焉今何望矣古之人自  
許豪傑負虛憍之氣騁閃之姿殫智畢力規其所圖囊  
括席卷氣揚意得方且建萬年之策極無窮之驩一朝  
徂賈槁葉斷蓬雖復取人魚為膏金銀為殉設樂置伎  
銅臺上食彼白骨何知悲哉愚鬼推而論之玉階金埒  
茅茨席門金張豪華揚雄寂莫王謝鼎盛任昉凋零淮  
陰王亞父死陸生賁酈生烹錯也東市袁絲紆朱田蚡

開第灌夫伏誅路粹傾融絳灌讒賈孟玖陷陸孫秀仇  
潘當其時舉皆鋒刃其口輓轡其腸先發者雄後時者  
凶得則愉快失則悲嗟榮而汰盈瘁而慘沮勝則軒眉  
吐氣敗則俛首淒涼轉盼之間悉為陳迹東土託意於  
浮雲西方示教於露電旨哉嗟乎糞蛆之甘糞人則穢  
之窻蠅之觸紙人則愚之蛆乎蠅乎固不自知知之則  
勿復為爾而人助助勦勦於百年之內力恒恐其不竭  
而機恒恐其不深所營幾何當其迷時不自知苦瞥焉

而悟則向日種種之憂勞焦迫者皆可笑也夢者之得寶也或有所苦也殆不勝其喜懼覺而咄之夢也當其夢時人雖告之夢不信一覺而後知覺舉非實境人生百年亦何以異於未覺之夢乎彼夫呶呶分人我脩恩怨欲以快其心意豐其口腹榮其妻孥彼方熟在夢鄉雖呼之其能醒乎嗟余覺矣又安能與彼夫同夢也不佞少有大志慨然欲以文章功業自表見於世文章視其材力不佞材力淺薄既無當作者方出為吏輒捐身



忘家冀勉豎尺寸命不其然乃有物敗之夫殷中軍謝  
太傅其先皆晉室名士繫望蒼生逮其既起一則勲垂  
竹帛一則名沒蒿萊相距萬里夫較長絜短此兩人之  
才伯仲耳謝乘驕敝卒立功名殷當勁雄遂取摧廢世  
人皮相右謝左殷實命不同僕則知之故太公興周伯  
夷採薇子房佐劉四皓茹芝元侯縮印狂奴垂竿孔明  
龍驤龐公豹隱法和助梁通明避世垂岷救火圖南栖  
真丈夫失時則藏得時則駕為龍為蛇各有其時人見

列星起版築昴宿奮功曹應侯本亡命平津登牧豕晉  
公自餓儒狄青始黥徒咸謂其材能自取之不知是亦  
有命焉古今躬絕代之姿負蓋世之畧而時無根柢白  
首窮卷者豈尠哉夫神界可探靈蹤可躡素書可讀丹  
檢可尋故五湖不必霸越赤松不必封侯華陽不必東  
都九仙不必一品功名富貴二物時來則為之必待二  
物而後回首回首無時矣不佞勲業為彼夫所敗便當  
立灰世念撒手烟霞遇境乘流又何顧焉孔明卧龍人

亭亭物表彼豈不講於尊生之道者哉乃為先主三顧  
竭精盡瘁卒夭天年是老父之所以哭龔生也使其不  
遭三顧終卧隆中含神葆光以了性命度世何難而以  
彼易此達者惜之即今日以僕為不幸者衆庶之見耳  
先生玄朗踔絕故宜以賀不以唁僕天性踈澹寡嗜少  
營然聞之剗物淨根一絲不斷猶屬牽滯僕百慮盡灰  
能保無一絲不斷乎有不斷則非所以了道而歸真也  
是僕之所以日夜疚心也若身外空花泡沫何暇計哉

先生愛我教我至矣故敢披露裏言請正有道何以規之敬俟後命

與董宗伯

屠長卿

某客歲薄遊吳興得因伯念令孫通賤姓名門下辱明  
公開顏推誠與之抵掌譚千秋業津津宏獎若以不佞  
某可與於斯文某自知甚明結髮操不律拈弄家貧少  
藏書甚窺岫嶠二酉之秘腹枵如也為文不欲字摹句  
勦優孟古人好臨鏡寫態隨物布形脫落皮毛鍊養神

骨而才不逮心學不充力以故速則傷易長則傷冗鬪  
藻則浮騁氣則掉鋪文則麗印格則疎流暢之意多沉  
鬱之思少一時或駕千秋實難近頗自知斯病可得改  
圖而復以年來壯心頓銷世味行盡形累既遣名根亦  
空大道可希清都不遠安事白首雕蟲作王弼墓下生  
活以斯欲燒筆研兀矣枯禪即名山不收文苑不列何  
害東阿之不如左元放也右軍之不如許遠遊也休文  
之不如陶通明也太白之不如司馬子微也亦章章明

矣某自潯上一別歸便閉門竿牘不通交游盡絕環堵  
蕭冷釜鬻累虛麥飯菜羹甘心窮約不敢以八口干人  
自惟上不能努力文章立名身後下不能拾取富貴快  
意目前第脩身寡過以還造化舊物夫石戶披裘於斯  
兩者皆不用也先生以為何如令孫北行掩關人坐不  
聞不及作一語贈行茲王季夏編脩人去便附此為訊  
長者春秋高矣加餐自愛相望為馳

論受戒

尹民興

弟頃從西林古和尚受少分戒竊以不得於心空為虎  
韞耳昔齊桓束牛會盟一時大諸侯逡巡牛耳之下或  
曰強哉牛也然弦高用牛十二莫怵秦穆之師桓束一  
牛何以惟怯諸大國則曰威出於桓無關牛事其後桓  
公死尸蟲橫縱其肌肉豈鄒魯晉衛之君不如斯蟲之  
雄強也今以無得之戒伏滔天之情是以弦高之買牛  
希葵丘之牲烈中乾之小白攝貪穢食之多蟲何為生桓

成吾戒霸

闕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

十四



明文海卷二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九

餘姚黃宗羲編

書

遊覽

答王參政論遊覽山水書

皇甫濂

濂頓首道思足下憶昔公參藩於汴政事之暇時辱枉  
顧敝廬劇談清話教益良多自辛丑春郭園之別歲序  
荐更忽復十載仰念高風可勝嚮往今年春三月始得

公去冬書札情篤意勤如奉顏色乃謬以鄙人為可與  
言者而商及遊覽之事大意謂古人游跡傳諸後世者  
多羈旅寄寓之士而仕宦者恒無聞焉惓惓以阮公之  
蓬池杜高李之吹臺為說吾竊以為不然古人杖履所  
臨其跡不泯者亦惟其人之可重言之可傳云爾而顯  
榮之與漂泊固在所弗論也昔謝靈運為永嘉太守每  
遇佳山水輒留詠如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揚帆采  
石華挂席拾海月人至今誦之嗣為臨川內史初發石

頭城而曰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入華子岡而曰且  
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遂為古今佳話謝玄暉為宣城  
太守出新林浦向阪橋而曰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晚登三山述望京縣而有澄江靜如練之句迄今膾炙  
人口夫二子分閩專城隼旻熊軾豈羈旅寄寓者而杖  
履所臨其迹不滅如此矧尤有不為二子者乎公行誼  
醇雅詞翰兩絕苟振衣一出海內名流望風迎候治具  
以從願侍几席者當隨地有之不知幾何人公顧憂其

被侮見譏糧不繼而樹遭伐何過計之甚也吾自丙戌  
免歸杜門不出者逾二十年乙巳之春游興偶發漫有  
河北看山之行聿入王屋陟天壇濯纓濟池造李愿之  
盤谷還經寧邑過山陽訊竹林遺跡迤邐至六真山尋  
列仙丹竈弭駕共城登蘇門山酌酒嘯臺之巔循嶺而  
下憇孫登土窟酌邵子安樂窩盤桓旬日興盡而返凡  
得雜詩暨文若干首吾方自愧荒陋人不足重言不足  
傳欲毀棄其稿而前巡撫池陽柯公見之乃驚歎以為

竒遂鉞梓以相傳吾欲掩其醜而不可得矣屬者復擬  
出遊將東登泰山躡日觀坐待雞鳴眺日出之景下上  
山阪觀秦松漢柏及古帝王封禪處停驂曲阜謁闕里  
廟覽夫子所植檜問陋巷舞雩所在西遊嵩山跨盧鴻  
巖逍遙箕山之陽因弔許由塚云又欲南遊武當諸宮  
觀玉芝瑤草行或見之便道趨隆中訪諸葛氏草廬舊  
址而後歸此區區之夙志也東裝戒發客有沮吾遊者  
曰古之高賢真逸如陶淵明尚矣然其興之所寄不越

乎田園籬落之間松菊桑麻之畔而已曾未聞其離家而遠遊子足跡半天下名山秀水探歷已多勝覽竒遊篇章已富今以遲暮之年而行役靡息似非逸老攝生之道也吾聞其言異之諦觀其意亦愛我者也乃詰之曰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非柴桑翁之詩乎其遠遊之志已畧見於此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非柴桑翁之詩乎而以遨以遊亦翁之所不廢也想其遭時多故日抱隱憂故托諸酒以自晦夫何暇於遠遊吾生

際昌期心無他慮得以肆志游覽焉能匏繫一室以自  
槁乎吾既以是答客而併以告公懼或有沮公之行者  
而以是曉之耳遠遊之事公請勿疑門庭一出景星是  
瞻題詠一留紙價踴貴夫何羨於蓬池之阮吹臺之杜  
高李乎抑聞武夷九曲為天下第六洞天飛泉疊嶂澄  
徹心骨實昔賢栖遁之地公家溫陵去此為甚適安得  
偕公往游其間聯榻紫陽書院夷猶數日面訂昨所諭  
聖門狂簡之學不特覽山水之竒變縱目於風塵埃壒



之表而已公寧無意於茲游乎於乎人生斯世合志者  
希講學論文天壤至樂如朱張南嶽之游伯恭寒泉之  
會較諸蓬池吹臺之跡其遠近大小何如也伏冀俯鑒  
同心裁度期約則千里盍簪之朋百年麗澤之益不在  
古人而在吾輩矣豈非逸民之孤蹤斯文之雅集哉飛  
鴻南來佇聽嗣音

附王叅政書

昔年汴上官遊無他所得惟幸與公相見因屢款高論

揚摧於風騷之場此為有得耳嶺外中州相去甚遠無  
由與公相聞惓惓之意想彼此不異也居閒或追數舊  
歷事跡輒有感歎蓬池之上阮公長嘯杜甫與高適李  
白同登吹臺悲歌酣謔皆傳為後人美談久而不泯吾  
雖遊汴豈復能使其跡有記於其後耶然諸君子之在  
當時皆羈旅寄寓之士其跡為竒吾方擁旌傳從事於  
文法體勢之間勢固不能為竒如高適持節彭門今人  
亦不復道說而漢西夔門獨言杜甫顯榮之與漂泊其

得失固如此吾今已廢宜可以為竒方圖自計已悔少  
日所作而仰希聖門狂簡之學果其遠出又不能為竒  
且將被逐見譏糧不繼而樹遭伐矣以此疑而未決敢  
舉以似公夫往者既失之而今又度未可得幸有以釋  
其疑而決其計也數年不通書今始通音問又不作寒  
溫語而獨質以吾所疑者蓋望公之至請勿忘見答也  
願言之懷殊不一一游記二篇聊往請教嘉靖戊申冬  
十一月朔日慎中頓首拜

與荆川太史約修蘭亭舊社書

陳鶴

鶴不學繫趾戎伍間飛馳五載形既凋悴心亦忡慙血  
氣不周病就床褥手足拘攣進退失節綿延數歲漸成  
廢徒官司知其故以為不復可用遂容休放鶴固狼類  
野心尚存少得頃刻蘇縱即便跳梁自得情志既舒疾  
患遂解自此結茆於寶林山中買書三千卷旦夕玩誦  
考德於周孔取學於顏孟綜莊韓之辨論究馬班之文  
辭以詩賦為陶性以摹寫為適情奮力三年貌無寸取

是固聰明虧蔽而亦窮陬寡見所致也故廼拂衣西渡  
歷覽周遊弔吳楚之故墟訪齊晉之遺霸聆絃歌於東  
魯觀兵仗於北燕中躡泰嶽南陟衡山廣泛洞庭之舟  
幽引武夷之杖於是賢豪接履通人締交石室之徒立  
門而問道竹林之士攀車以贈言凡入於耳者則得之  
於心遇於目者則感之於思乃自摘文賦詩陋東漢之  
姜謝黜南齊之妖妍始知昔之所學猶觀天井中未能  
識星漢之文今若駕雲驂鸞翱翔於扶桑之上窮太陽之

窟豈不快哉昔嘗入毘陵覓故籍城郭依然宗族星散  
千里孤踪泣馬出涕既迺採風俗問人物則知有足下  
然足下之才固李何之同驅其所著作實鄭孫之逆轡  
求其承聲合調一口同心之侶則惟王道思陳約之三  
四君子而已初振雄麗近就平雅諫惡必抽其性元養  
情必引其道本題物則比贈人以興鮮意外之詭辭無  
語中之方習誠為片言萬乘一字千金者也文運既還  
豪傑應鄉音而起者百有餘人皆能承六藝之旨萃一家

之言但務廣者則遺其玄建格者則忘其意擇精者則  
陷於微取音者則近於激然四者皆過焉至有甚者綴  
綺言以奉其名張怪詞以惑其俗附青雲以假其能恃  
黃金以貸其學是皆近世之陋弊誠上古之衰音也人  
皆重之鶴獨恥焉然鶴之文詞亦不甚佳不敢望四子  
之高風叶王陳之雅調和足下之希聲者但句字之中  
僅惟可以免四者之過格至甚者之恥耳今四子已奄  
忽地下約之近死於官惟足下與道思又皆遭朝嫉罷

免田里造化忌物不言可知也日月易邁人生若浮精  
華漸衰歡娛難永文章固身後之名杯酒實眼前之樂  
吾越蘭亭諸賢惟明此理迺能高蹈一時風流百世惜  
乎咏歌左右而亭宇榛蕪足下才冠漢魏興翼晉唐何  
惜片帆渡海僑趾於蘭渚之上與鶴訂事圖起頽敗重  
濬曲水之流再栽茂林之竹繼風雅於上代盡逍遙於  
此生也他復何求哉誠能停觴一呼而吳越良類則和  
聲而至止者可得數十人次者亦可得百餘千年奇會



一旦復新且以山川孕靈人物世出盛時佳賞恐亦無  
遜於晉耳鶴性清虛好道足下簡靜知時臭味一揆出  
處同理千里相求豈容他適望足下默窺性命之關通  
今昔之故究毀譽之情達欣戚之變惟求樗散為遂性  
不以江河之遠限其踪惟審取尚為合德不以菲薄之  
傳怠其心早駕仙驂速謀勝果是足下之高事鶴之所  
甚幸也外小集近作呈侍者可否

己未秋日與鄉中知舊書

胡松

僕四月入關匆匆履任從人歸遽草草報謝每念闕如  
比來分守關西理在涇澣涇平涼屬也平涼之外為鳳  
翔皆隸斯道前此分守大夫多駐隴隴則鳳翔屬也然  
多是少叅已乃定著大叅云鳳翔府故駐有分巡僉憲  
而隴又僻阻一隅矧鳳一府而駐兩使者於官便矣如  
地方何於是撫察大吏議令守道駐平涼藩叅臬使兩  
地相望便彈壓甚當然平涼有親王一郡王一十七將  
軍中尉而下無慮數百十城中除府衛縣諸治所若行

太僕苑馬一寺洎察院藩臬諸行臺館舍則盡皆朱門  
紅壁寡居民又多不法難盡詰每使者行部出入將軍  
而下輒羣來見或載榼郊迓便須駐車酬答甚出牒袖  
中紛來請祿祿又難即繼或告詰他事率多誣入不出  
聽理法當捕其從人則往往保藏避匿法常為散前守  
慮損威重議徙涇涇介幽涼間崎嶇小郡地瘠而民貧  
本非守臣駐地為避平涼徙而理之此則甲寅歲春事  
也涇雖荒落陋瘠然所過而安所部平涼鳳翔則皆古

賢聖豪傑誕育經營之地固平生之所寤寐快覩者遇  
行部必迂途往觀用以激昂砥礪試為諸君誦焉方自  
靈寶出函谷望潼關見黃河迢迢從西北來切扼關麓  
而太華三峰高矗東南歷歷如畫乃賈生所謂踐華為  
城因河為池者今猶宛然真稱天地之險使秦漢唐隋  
稍能布張政教用維其人豈有踣與亡哉自關行六十  
里至華陰縣縣正直太華西嶽廟在縣中宏壯不可言  
會任期已迫未及登少湏乘間當為留數日賦以寄覽

又六十里至華州遙睇驪山諸阜信若培塿兒孫然又  
五十里至渭南渭源出鞏昌之烏鼠同穴山迤邐而東  
行可千餘里合沂漳鎬戲漆沮澹灞豐滴涇汭諸水西  
至於華入河而斯邑適在其南故邑因以名又八十里  
至臨潼所謂華清繡嶺僅存其名茫茫惟土至驪山亦  
不甚高惟溫泉如昨然當年繁華侈感俱隨浮雲流水  
散矣為題古今殷鑒四大字於驪阜而去自是正西而  
行則新豐鴻門灞橋皆在所歷過橋不三十里入長安

履任經長樂里登西南城望終南諸山高入雲表張屏  
列障儼如罨畫橫帶會城周際而山之下周方數百里  
多秦漢故渠膏腴沃壤古所稱天府陸海殆謂斯域外  
此則或相倍蓰什伯甚至無筭凡昔所習稱未央長樂  
諸宮上林樂游諸苑與昆明曲江棘門細柳雲陽豐鎬  
杜陵韋曲樊川御宿歷歷皆在目睫指顧之前憶唐人  
所云宮中下見南山盡者真實語也非躬歷不知其妙  
四月念日出長樂赴涇原路當西出咸陽為欲至終南

游所謂祖菴樓觀者乃東出長安門遙望鄠縣行可七  
十里鄠古崇侯虎國也後文王奉天伐之作豐邑路皆  
廣原平陸中有渠通長安渠上垂楊夾峙叅天合抱長  
亦五六十里不斷人行樹底殆不知有夏出鄠縣里許  
為漢陂上為紫閣峰峰下陂水澄湛環抱山麓方廣可  
數里中有芙蓉鳧雁之勝而魚更美杜子美所云半陂  
以南純浸山者也恨不得岑參王維少陵其人載酒從  
之遊又四十里至祖菴元王重陽道場也有石刻遺像

與其手書書亦飛動奇譎又一十里至樓觀觀蓋老子  
與關令尹喜傳道處也上有說經臺臺在終南山腰松  
阡石徑迤邐而上最上有洞可容數十百人非惟西北  
所無殆非人境又二十里至藍屋藍屋形勝膏沃與鄠  
埭而長楊五柞舊宮皆在其境又七十里至武功武功  
古郃國后稷舊封禹貢所載惇物若秦嶺藍關與子午  
谷諸勝皆在東南睇望中又數里輿人遙指馬嵬坡會  
日欲暮不能往然問俗所傳土皆成粉非實事憶哲婦



傾城之詠為歎息久之又七十里至乾州乾於唐稱奉  
天從此地漸高寒有邊鄙意出乾西北數里經乾陵則  
天葬處也所遺石翁仲人物雜卧土石草樹間甚鉅且  
衆則當其盛時雄麗可想然行道之人語及盜掘亦多  
詢而羞之真稱遺臭豈若昭陵坏土漫然九峻山下之  
有耿光耶從此過永壽縣至邠州邠本稱豳玄宗開元  
間因邠岐周府兵幸其地以豳近幽字改今名稱至今  
入其境則陶穴累累如見公劉時人而所云凌陰室履

跡埤與其隘巷種種故在北望甘泉林光諸故址炯焉  
未滅而甘泉則黃帝祭天雍時萬靈明廷處也西行百  
八十里至涇州涇以涇得名水切城麓詩大雅所謂密  
人不共侵阮徂共者皆其境內共即土人所稱共池是  
也回中山在其城北一里許其下為涇河汭水從西來  
屬經城東南流數百里東至於華陰合渭而汭之源則  
出隴州城北弦蒲藪詩言芮鞠之即是也蓋關中山最  
多而水亦無慮數十其最大者為黃河次則涇若渭其

旁諸水數十則皆隨在入涇渭從涇西行百四十里至平涼平涼於春秋為朝那漢析置安定郡故又稱安定渾瑊會盟壇在其城西北五里今惟名存西行可三十里至崆峒山問道宮在焉志稱黃帝問道廣成子於斯山而山高際天峰巒聳拔信是仙靈之宅又西七十里而羨過蕭關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燒回中宮即其處然宮址莽不可辨矣又八十里至固原原即詩所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者本是侯服然地近北邊風氣高冽

八月中雨雪者再秦文王所為詛楚於朝那湫者在焉  
然有二一在州東二十里一在州西三十里水各方數  
十里深不可測傳有蛟龍藏其中人莫之敢狎然歷世  
滋邈忘其本名土人但稱東西海子云而西海子水流  
百數十里經隆德靜寧兩界即好水川也宋與夏人大  
戰場在焉東望環慶延安境相銜接追憶韓范經營殫  
勞心力然卒罔底績豈自古豪傑功業之成亦藉天幸  
與國運耶乃若平涼東北百六十里則為鎮原縣漢潛

夫王符之鄉也符才足用世而限於衰季壁倖塞塗弗克行其志今讀其書甚可痛金大定間州守种某嘗作思潛亭於其書臺舊址然久廢而土人莫之知余為立石其處章表之此皆平涼東西北境也率以防秋之役行視焉又夏日出按鳳翔則由涇東南行百餘里至靈臺靈臺之名雖古然非詩所歌詠特以文王為西伯征密須嘗過其境後人神明其地築臺以識遂名至今古左丘明晉皇甫謐隋牛弘唐牛僧孺實生其壤今其祠

墓宅墅巍然而存又東南百里至麟遊縣縣南五里九成宮故址在焉祇存歐陽詢書記一石而宇多剝落不可讀所謂十二層樓閣苑西者惟翠巘丹梯尚無恙爾然古木枿槎半無枝葉欹斜偃側巖壑無光矣又南八十里至鳳翔鳳翔秦故都也秦雖起西戎有非子者為周孝王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封為附庸邑之秦使續嬴氏之祀故今城中有穆公與三良墓余行過之則嗤彼繆之謬而重興黃鳥之哀焉登城以望見岐及梁

山奠其東北岍與吳山亘其西南襟帶環合居然一大都會雖其雄偉廣博差謝長安而聲音禮樂殆踰他郡又城東門外有東湖即大旱不涸花木水竹之勝舟楫壺觴之適無讓江鄉而凌虛臺喜雨亭址在其北陬今則復為荒烟野草如蘇長公之臺記語矣從鳳翔西行七十里為沂陽沂於漢屬兪麋縣耿況嘗封於其邑又有唐人段太尉秀實祠沂蓋其鄉也又西七十里為隴州而吳山在其東南七十里號西鎮然在周職方則稱

岳李義山所稱吳岳曉光連翠巘者是也巖石聳峭林木秀阻九峰離立如笋拔地而舊志第稱為五峰余為數之實有九數已刻其說於巖壁豈帝命巨靈雕刻鑿削特示工巧其勝乃若是耶又東南百餘里為寶雞大散關在其西南數十里路通褒斜宋與金人百戰爭得之而石鼓山在縣南二十里陳倉山距縣東南祇十餘里志載山上有石類山雞晨鳴山頭則聲聞數十里而縣因以名縣南十五里有曰蓋門山者所從入蜀道也



棧閣蓋實自茲始縣東南八十里為磻溪溪流注渭旁  
有石室傳為太公所為避紂地東坡為鳳翔僉書判官  
時夜遊焉詩言夜入磻溪如入硤照人炬火落驚猿蓋  
實錄也而穆公女弄玉鳳女臺元真人丘處機清鳳臺  
皆在縣東南六十里外至張三丰菴則在縣東三里焉  
志稱三丰洪武癸酉秋七月念日自言當逝留頌以別  
邑人楊軌山等為置棺斂比葬發視之三丰復生後入  
蜀見蜀王入武當山或遊襄鄧間永樂中嘗遣使尋訪

竟不遇為宮以待之余他日遊武當親見成祖所為招  
三丰手書當不妄去寶雞東南行數十里為岐山縣縣  
西北十五里為岐山中有周公召公太公三廟巍然並  
峙而岐山之南數里而近則為郿太白山峙其東所謂  
和尚原五丈原斜谷關者則分峙其西誦出師未捷身  
先死之句為之淚下若東南五十里則有橫渠先生祠  
其北二十里為郿塢漢董卓所為貯金積穀徵覲富貴  
無窮者夫張祠董塢地相距甚邇而使人貴賤愛惡至

與天地懸隔若此然則吾人百年易盡之身其惡可不  
適脩厥德也歟又東為扶風漢畿輔地其人則馬援傳  
毅馬融諸子望於其鄉又東則醴泉咸陽雖非余所守  
然往來會城必道焉咸陽故阿房宮址褰帷四顧但見  
蒼蒼雲木離離禾黍漉漉泉流彌漫遠近爾又北行以  
望周文武諸陵若漢高長陵祇遺數大阜近道側其餘  
環長陵者以百數纍纍錯落率如屋如鍾如釜如困如  
廩如積不知其為后歟王歟將歟相歟公歟侯歟祇增

歎息彼貪且惰者可以悟而省矣凡此特就僕經見與世所習聞史傳載籍著明可証據者言之爾其不經見若僻隱散漫不大聞於世者要之不可勝數遠道垂囊無可持贈贈君斯紀奉供卧遊若夫飄泊離索之懷世故人情之曠與風謠習俗嗜尚之異齊欲一而紀之則須伐南山之竹矣言不盡意亮之幸甚

重與獻吉書

徐禎卿

僕以攝提格之歲仲春南徂出齊魯之郊經淮沛之墟

直視平原蕭條千里於時雉雠於野麥秀油油瞻日月  
之勤感東山之歎雖窅眇傷神未足以振心而惕慮也  
既而道指東吳彷徨故都棲棲焉若仲尼之去魯也乃  
遵錢唐薄眺會稽控湖山以為郭環江海以為池昔日  
神宮峽闕椒房綺榭之餘或歸然於魯甸徒髣髴於丘  
夷顧瞻周道不能不為之興哀也傍引桐江之谿遡洄  
富春之渚豈惟望風而思其人抑可以樂焉而終其身  
矣又西南行渡穀水陟常山越餘干沿弋陽山谿澗泚

之濱玉水澗澗則有參差之毛丹碧之石遊鯨翔泳白  
鳥棲止可以瑩神而悅心也橫涉彭蠡仰瞻廬嶽其波  
濤則騰涌奔伏噴薄日月其峰嶸則盤迴峭絕亘接霄  
漢香爐五老之形瀑布青峽之觀特為卓詭靈芝異草  
彌山布谷金符玉冊窮幽極玄信赤霄之神都老氏之  
玄宮也又西遡九江南望全楚夫其扼巴蜀之喉舌據  
吳會之上流通五嶺之門戶接雍梁之要樞此其大勢  
也若乃鎮以衡陽之阜表以武當之山五峰森拔三門

凌啟雲霞絢繪紫氣燭耀其中四候蚤暮七曜運行往  
往與人間殊別爰有黃金之堂白玉之祀琉璃為鋪檀  
桂為柱制侔天居勢轆海嶽目所希見窈窕難說又有  
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雲夢之澤千條萬派混  
原同塗縱貫脉理經帶其間極望浩漫際天薄海陽春  
獻而百草芳涼風至而薰葭落猿子噉嘯鴻雁成羣魚  
龍倏忽暘晦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序之榮悴  
也故徵水族之饒萃材木之珍論舟楫之利及畋漁之

樂九州之內未有踰於此者也然其民俗苦瘠尚利薄  
義戶無困廩之食人無相固之心雜以山夷輕躁易動  
非久安長治之國也又其山川包絡四要固用武之場  
聚爭之地也故東望樊口則慕周瑜之雄西顧峴山則  
感叔子之惠載觀荆門則悲昭烈之績極眺中原則痛  
武穆之忠山河昔是人物已非心傷歎矣悽其連如嗟  
乎死生命也理亂時也命有湮而志無涯時可邁而身  
不逮此屈原所以流亡於江夏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



者也所賴賢豪發憤映帶礪以垂名章縫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業庶為不朽耳僕自維無卓犖之材寡礪錫之用進不能揚眉於天下退不能甘心於一壑徒放情於江海之間抗志於宇宙之表將以搜奇獵秘咀華納靈則水土而函蘊法景曜以搞文聊希子長之風庶幾虞卿之志乃知于役之云豫茲遊之豈徒哉惟是足下與吾同懷遭時齟齬良圖弗遂抱膝空林之中棲神窮跡之境雖搶榆之為樂固知大鵬之逍遙也故聊

述其畧以當抵掌方有簿牒不盡所言

滇雲紀勝書

顧養謙

足下書來問滇中竒勝知足下興復不淺僕自去年七月入滇迄今未有寧日它道乏人輒以僕攝之以故得從兩御史行縣頗歷其勝大都峯巒巖洞湖海林泉寺宇樓觀不可勝數而省會則有滇海滇海者昆池也在吾鄉直一湖耳可當八寶射陽滇人稱水所匯無論大小皆曰海而地稍下即無水亦曰乾海長草即曰草海

滇之西曰太華山山有太華寺黔寧王祠堂在焉富麗可當京師西山之一樓曰一碧萬頃者面海以為勝當不遜治平石湖太華之北可七里即所謂碧雞山者上有碧雞關則自省而西適威楚之要路也自太華稍西南行山腰鳥道五里許得羅漢寺寺在絕壁下其上  
有石似羅漢倚懸崖故以名寺舊有南北庵玉皇閣據山險絕攀危磴而上者凡九層層可十丈輒有殿宇石欄可憩息焉自玉皇閣而下至第六層經北庵庵廢今

為彌勒殿新構三大字則顧生筆也又為大書白雲深處扁兩楹間從彌勒取道經大殿稍西南上數層是為南庵南庵者正德間趙道人脩道處也道人歿之日而安寧張中丞生中丞生時其父蓋嘗見道人直入其內云中丞名素亦當時人傑也又南有廳有亭並下臨滇海若登惠山絕頂望太湖其背皆削壁削壁上則所謂玉皇九層者也玉皇閣而上不可登矣其上有龍湫一黑龍居之每欲雨雲屬其巔若爐烟燭天經日不散土

人嘗見其往來而僕亦曾見其一掛滇海云彌勒殿者  
其上蓋直龍湫偶二月中與華丈為太華之遊凡兩日  
故能談其槩其明日謀泛滇海乃假沐氏舟放乎中流  
集魚舟十數隨行而漁俄而風急不可前易漁舟而前  
復不可乃聽其漂搖而還海勢不足畏而風力勝差足  
當揚子渡耳乃若花事之勝此中原所未有山茶花在  
會城者以沐氏西園為最西園有樓名簇錦茶花四面  
簇之凡數十樹樹可三丈花簇其上樹以萬計紫者朱

者紅者紅白兼者映日如錦落英鋪地如坐錦裯此一  
奇也僕嘗以花時登蒺錦酌之有十丈錦屏開綠野兩  
行紅粉擁朱樓之句及登太華則山茶數十樹羅殿前  
樹愈高花愈繁色色可念不數西園矣梨花則處處有  
之或擁山巔或列山脚或滿山村望之如濤如雪僕自  
曲靖還省時有乍疑洱海濤初起忽憶蒼山雪未消之  
句其它若海源洞黑龍潭進耳寺諸處各有所長然尚  
未徧不可懸談而諸花之勝率非中原所有惟不覩玉

蘭耳自省會東南行四十里曰呈貢縣又八十里曰晉  
寧州皆在滇海東畔行者山光海色或有或無又九十  
里至江川縣縣無城四山環列一水繞而南南則大湖  
曰江川海江川海出大頭魚魚頭大如鯁而鯉身以白  
酒煮之肥美不數槎頭鱖也自江川而南緣山脚並海  
行五里許得海門橋橋當兩山間兩山豁而江川水流  
其中可數里達澂江海澂江海視江川益深遠綿緲矣  
小舟自江川達澂江可百數十里而造舟者拙舟人亦

拙春夏又西風急甚不可渡僕業命縣官艤舟而從行者  
愬遂不果然私念二海可名聯珠湖耳自海門橋而南  
七十里有奇至通海縣半緣山並海行嘗有喜見海之  
詩曰滇南好行役五月雨蕭蕭不道千峰裡仍着一  
水遙波喧石崖鋪山豁海門橋忽動乘槎意輕帆向沈  
寥通海縣隔一大山別有通海海通海海亦出大頭魚  
而差小味亦不逮江川海在縣北南則秀山山視諸山  
獨秀故名登秀山可三里許路寬平曲折而上至巔有



寺寺視太華北向望海亦一奇觀也自通海南行七十  
里至曲江驛並度大嶺滇人謂之坡殊險仄不安將至  
曲江穿石洞可半里出則又走石巖下三四里而後落  
平沙沙地平曠可數里輿人大步行良快一水屈曲流  
沙中則所謂曲江者也而水漲時所行沙地者皆江度  
以方舟深不可測矣曲江南七十里至臨安府路稍平  
行而無水人民殷富人文亦盛自省會而下稱第一然  
地熱熱不減中原視滇中若別一宇宙其南行二日抵

河下河下熟愈甚甚於閩廣有荔枝四月熟熟輒傳市  
臨安易海巴甚賤臨安亦有荔枝五月熟然無多亦賤  
其色不殊閩廣其味差足當閩廣最下品若在閩廣不  
之食矣而諸公其心以為竒僕亦以為竒今古人情何  
可與談真假哉臨安城東三十里曰巖洞洞凡三一曰  
萬象洞一曰乾洞巖洞其一而總名之也洞中形狀竒  
幻以千萬倉卒不可名狀讀足下所為金陵諸遊及張  
公善卷諸記大都可想耳它日當別有記河下渡河謂

之交岡武巖威據其地自為國其南則交趾矣自臨安  
還歷諸處抵江川以從者憚舟行取道萬山間時時並  
海走百二十里抵澂江府府在平地萬山四合一水繞  
田田甚沃其南則澂江海也海魚大者青鯉小者蜚蜋  
並佳城東北各數里許鳳翔華藏兩寺皆勝自澂江而  
西百二十里抵省會矣當攝兵臨安時所歷蓋如此然  
特其槩也由省會適威楚經碧雞關七十里至安寧州  
州正北可十里有溫泉泉深没人曾清徹不留一滓其

下皆碧石或五米磷磷可拾也泉所出處有巨石如車輪碧色可愛相傳蓋碧玉也一巨屋蓋之名曰官塘塘可半畝碧玉居其中水没其上尺許浴者輒浮水坐碧玉上以為快僕亦曾乘興浮水坐碧玉浴移時而起起覺百病去體矣若所謂點蒼洱海者尚西在大理大理屬瀾滄道即華文所轄也去威楚四日以非所部不得往昨華文行而瀾滄道又以屬僕僕又且行游洱海點蒼之間一拾其奇矣俟別有述以報大都南滇中四時

皆春冬不綿而夏可裕六月雨則夜輒擁綿以故遨遊  
山水間較和暢快意在花木有生而無殺培養厚而氣  
淫故時異耳足下以為然否寄去酒資可為我沽吳家  
三白讀去書遇勝即浮大白賞之賞之不可無原荆諸  
丈又不可不念顧生顧生當登臨快意時蓋未嘗不念  
雨生矣

明文海卷二百九